

末世公路·搭车人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12 章 · 约 20152 字

第001章_国道上的影子

第001章 国道上的影子 视角人物：陈默 国道像一根晒裂的骨头，从南边灰白的地平线一直伸到看不见的北边。柏油层鼓起又塌下去，裂缝里积着细盐，车轮压过去会发出干涩的摩擦声，跟刀背刮铁皮差不多。路两边的防撞栏早让人拆走了大半，只剩几截锈柱子杵在那儿，太阳一照，像插在地里的烙铁。陈默握着方向盘，右腿贴着座位边缘，不敢把力踩死。旧伤一到中午就发硬，像有人在膝盖里塞了块铁。他把车速压在一个不会太招眼的数上，既不快到让人猜他有急货，也不慢到把自己变成路边靶子。跑这条线七年，他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找水，是怎么让别人看不出自己车上装着水。驾驶室里热得像锅。通风口吹出来的不是风，是烤过的灰。仪表盘上放着一块折断的温度计，红柱早顶到头，没意义了，他也懒得再换。副驾驶脚边压着个旧水壶，壶身上的卡通贴纸掉了一半，露出发白的铝皮。他不去看它，眼角一扫到，心口还是会紧一下，于是他把目光又放回路上。前面经过一处废服务区，顶棚塌了半边，曾经挂矿泉水广告的灯箱只剩铁框。停车场中央蹲着两条瘦狗，肋骨从皮下往外顶，脑袋埋在一个翻倒的塑料桶里，舔那点蒸不干的脏印。陈默没停车，只从窗缝里把半瓶三级水倒进路边浅坑。两条狗立刻冲过去，爪子刨得灰直扬。这个动作他做得很快，像甩掉一根烟头，不想让任何人看见。再往北十几公里，城市的轮廓露出来了。高楼还站着，玻璃早碎空，楼体上挂着被风撕烂的遮阳布。城外原来有条河，地图上叫清宁河，如今河床白得发亮，像一整段剥开的鱼腹。最开始缺水那几年，还有人扛着桶到河道里挖坑等渗水，后来连这种力气活都没人做了。大家明白过来，靠天等不来水，只能靠车。陈默这辆旧卡车，表面看是运输杂货的中型货车，车漆斑驳，门板上还有没刮干净的旧物流公司字样。真正值钱的东西都藏在车身结构里。水箱做过改焊，分层，压容，管线绕得像肋骨下面的血管。懂行的人一眼能看出有古怪，不懂行的只会觉得这车吃重怪，悬挂老得快。所以陈默有自己的规矩。白天不进陌生聚点，夜里不载不认识的人，遇见求救的先看脚，再看手，最后看眼神。脚上全是沙、却还站得稳的人，多半有准备。手心太干净的，不是刚从有水的地方出来，就是压根没在路上受过罪。眼神发飘的最好离远点，那种人不是快死了，就是准备让别人先死。大旱熬到第七年，水的价早乱了。有人拿金戒指换半壶净水，有人抱着两箱子旧钞票蹲在车边，连瓶盖都摸不着。陈默还见过一个男人把家里最

后一台收音机举到他窗前，天线折了，机身里全是沙，嘴里却说这是进口货。路上的买卖做久了，人就明白，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谁兜里有什么，而是谁能把东西活着带到下一个点。他在一块倾斜的路牌边看见那道影子时，先看的是站位。女人没站在路中间，也没挥手拦车，只靠着牌子留下的窄影，把身子侧过去，给来车留出观察空间。这种做法像是懂路的人教过她：想活命，就别让司机觉得你会扑上来扒门。她背着个旧包，包带磨得起毛，头上裹着一块浅灰布，只露出眼睛和鼻梁。离近些能看出她嘴唇干裂，脖子那截皮肤有晒出的红印，可她站得不晃，脚下也没有求水的人常见的慌乱。她甚至在车头灯反光里先眯了一下眼，再抬起手，手心朝外，示意自己没拿武器。包不大，却鼓得很匀，不像塞着胡乱搜来的破烂，更像里面的东西都按分量摆好。陈默对这种细节向来留心。真正被赶上路的人，行李总是乱，食物、布、锅、烂证件全揉在一起，走一段掉一段；只有心里还装着计划的人，才会在快渴死的时候也把背包背成这样。陈默的脚从油门挪开，又压回去。这样的女人，麻烦一般比价钱高。他想起去年春天有个男人抱着孩子拦车，孩子是真的发烧，后面埋伏也是真的；也想起更早的时候，一个老太太上了车，半夜用磨尖的勺子去撬他腰边的刀。路上没有单纯的可怜人，只有还没露全底牌的人。车头已经越过她半个身位，后视镜里，那道影子没有追，只转过头，看着卡车慢慢往前滑。那一眼没哭，也没求，像是在等一个概率。陈默握着方向盘，右腿里那块铁又抽了一下。他骂了句没人听见的脏话，踩住刹车，让老卡车在一阵刺耳的金属颤声里停了下来。

第002章_搭车

第002章 搭车 视角人物：林真 林真在那块路牌下等了四十分钟。她挑这里，不是因为阴影多，而是这里前后都开阔，司机能早一点看见她，也能看清她身后没人。真想拦车的人不能把自己摆成埋伏的样子，这是她在稽查路上学会的常识。至于能不能拦到陈默，只能看她这回算得准不准。前一天傍晚，她就在两公里外的废服务区蹲过一次。那里有新近留下的轮痕、烟头和狗舔过的水印，说明目标车最近才从这里经过。她还跟一个收废铁的老头换了句消息，知道这辆旧卡车通常在太阳偏西前过这段路，速度稳，不爱停车，也从不让人靠近车尾。能让这些零碎印证到一起的人不多，陈默就是其中一个。南边一路过来的车辙很杂，货车、摩托、拖着铁桶的三轮都留过印子，只有这一条重车辙印走得稳，没因为避沙坑而乱扭，说明司机熟路，也说明车上压着要命的货，不敢乱甩。她蹲下摸过车辙边缘，压痕里有一层很淡的白圈，不是盐，是水滴蒸干后留下的矿物印。量不大，说明车体没有漏水，留下这些印子的多半是装卸时滴出来的。卡车出现时，她先看车头，再看轮胎，再看车身吃重。旧车，保养不算差，左前避震有点塌，后桥承压却很均匀，像是重物分得很仔细。车厢外壳和水运车不一样，甚至故意做成普通货运的样子，可这恰好说明问题。真正拉杂货的人不会这么处理焊缝，也不会把下盘护板补得那么厚。车在她身边停住时，驾驶室窗户只落下一掌宽。陈默那张脸比她看过的档案照更瘦，眉骨压得低，眼底有晒出来的细裂纹。他先看她的鞋，再看她的包，最后才开口问：“去哪儿？”“北边。”林真把声音压在一个被晒哑但没慌乱的程度上，“听说那边有聚点，收人。”陈默盯了她两秒，像是在算她值不值这一脚油钱。“车不白坐。”林真从包里摸出两枚滤芯和一小卷止血绷带，放在车窗边。她本来准备了别的说辞，现在用不上。眼前这个男人不像喜欢听废话的人，他要的是价码，是一句能落地的话。

陈默没立刻接。他的右手搭在方向盘上，食指关节有一层旧硬茧，像常年拧扳手的人。左腿先动，右腿慢半拍，说明伤在右边。林真记下这个细节，脸上只露出一点疲态。几秒后，车门锁弹开，陈默朝副驾驶抬了抬下巴：“到下个补给点。闹事我就把你扔路上。” 驾驶室里有一股铁、机油和净水片混在一起的味道，不难闻，只让人想到长期紧绷的生活。林真上车时没急着坐稳，先借系安全带的动作扫了一遍内饰。门边有一把短柄铁锹，座椅后挂着折叠撬棍，仪表盘旁边粘着手写路标，标记很旧，新的路线变化却没有往上补，说明司机记性好，或者怕留下太明确的证据。她坐稳以后，陈默没问她从哪儿来，也没追着盘身份，只把一个掉漆的水杯往她那边推了推，杯底只剩一口水。“先沾嘴。”他说。林真照做，没多喝。陈默看见她控制得住嗓子里的渴，眼神里那点防备更重了，却什么都没说。这个男人对人下判断，不靠嘴，靠看别人怎么接一口水。 陈默把她给的东西扔进手套箱，踩油门前先看了一眼后视镜。这个动作很正常，正常得有点过头。林真跟过不少跑水车，真正做灰活的人会习惯性回头看货，担心盖布、担心封条、担心人眼。陈默没有，他看的像是更远的地方，像在检查有没有谁盯上自己。车开起来后，林真把胳膊搭在膝上，借着路面震动感受底盘。重心比她预想得更低，说明装水部分压得靠下。问题也在这儿。如果这真是标准运水结构，车身该更沉，后轮起伏时不会这么“空”。她把目光落在前方裂开的路面，脑子里已经勾出了车体截面：主水箱被人为缩小了，省出来的空间不是空着，就是藏了别的东西。她没有去看陈默，只把手悄悄按在自己的包带上。她追了几周的那条线，多半没有找错人。这个男人车上装着的不止是水，还有一整套不愿见光的秘密。而她此刻能做的，只是继续把自己演成一个想往北跑的人。北方新家园这个说法，她在路上听过太多版本，越传越像真的。有人说那里有深井和铁丝网，有人说那里能领到配额卡。林真知道，假消息能传这么远，往往是因为里面掺了一点旧日真实。她正需要借这点真实，把自己稳稳留在陈默车上。

第003章_第一段路

第003章 第一段路 视角人物：陈默 车上多了个人以后，发动机的声音没变，驾驶室里的空气却紧了。陈默不喜欢这种变化。副驾驶本来是放工具、旧本子和水壶的地方，现在坐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背包放在脚边，坐姿不散，眼睛也不乱飘，像把自己钉在座位上。越是这样的人，越不能大意。“到老赵那儿，你下车。”陈默盯着前方说，“那地方往北路口多，想搭谁都行。” “行。”女人答得很利索，“你跑这条线很久了？”陈默没接这句。国道左边是一片废住宅区，阳台护栏像被火烤过，空调外机全让人拆走，只剩螺栓眼。再往前，清宁河的旧桥横在干河床上，桥墩根部全是风刮来的塑料袋和死草。以前桥下能听见水拍石头，现在车开过去，只有轮胎在桥缝上咣当一下，像给死人翻了个身。副驾驶上的女人也不催话。她只在陈默把水杯递过去时低头看了一眼杯口，先闻，再抿，很小一口，等喉咙适应了才咽。陈默余光扫见这个动作，心里那根线又紧了一截。真渴疯的人不会这样喝水，只有知道缺水后果的人，才会连第一口都算得这么细。他见过太多人在拿到水以后露出原形。有人抢得太急，呛进气管，跪在地上咳到眼白发红；有人喝到第二口就开始哭，把脸埋进掌心，像这几个月所有熬出来的硬壳都让一口水泡软了。这个女人没有。她只是把杯口擦干净，又稳稳放回原处，像知道自己后头还要靠这张脸、这副嗓子继续过关。正午热得厉害，远处的楼和塔都被热浪拧弯了边。陈默把车停在一段断墙

旁边，下来检查轮胎。前天刚换的旧胎，太阳一暴晒，侧壁上又鼓出一点细泡。他蹲下时右腿顶得发麻，女人也跟着下了车，却没往阴凉处跑，而是先看了看地上的车辙，又抬头看了一眼北侧山脊。“这边的地层以前是不是碎得厉害？”她忽然问。陈默手里的扳手停了停。“什么？”“河道断得这么快，地表又留不住潮气，地下水应该更靠深层。”她说得像随口聊天，“如果北边那道山脊下面有裂隙带，并打偏了就白费工。”陈默直起身，关上轮胎边的工具箱。太阳压在女人肩头，把她额角的汗线照得很亮。她说的是懂行人才会问的话，不是聚点里听两句传言就能拼出来的。普通逃难的人只会问哪儿有水，哪儿能换粮，不会问裂隙带，更不会把山脊和河道连起来想。“你以前打井的？”陈默问。“跟人跑过工地。”她答得不快，像是给自己留了个能退的口子。陈默把扳手塞回箱里，没再追。他更愿意信她在编，因为一个擅长编话的人，至少还知道分寸；最麻烦的是那些说真话的人，真话往往带着更硬的来历。他重新上车，点火时顺手把副驾驶脚边的旧水壶往里推了推，不想让她碰。上车后，女人把视线投向窗外，像怕再多问一句就踩过线。国道旁零零散散躺着几口废井，井台边的轱辘架早让人锯走，只剩木桩里一圈发黑的绳印。陈默忽然想起大旱刚起那阵子，很多地方还信“再往下挖一点就有水”，村里人轮番拽绳，挖塌过好几口井，最后埋进去的倒比捞出来的多。人一旦认准地下还藏着命，就很难承认命已经换了地方。后半段路风越来越大，吹得道路边那些废广告布啪啪抽响。女人安静了半个多小时，只在路过一座被挖开的井台时多看了两眼。陈默记得那里，前年还有人守着卖浑水，去年开始连浑水也没有，只剩井壁上几道绳磨出来的黑印，像很多双手一起往下拽过什么。临近老赵地盘前，有一片旧货场。铁架仓棚塌得七扭八歪，地上散着成捆的矿泉水瓶胚，太阳一晒，全缩成卷边的透明片。女人隔着玻璃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“以前这种地方最先断的是瓶子，不是水。”陈默听见这话，心里又记下一笔。能知道包装和供水哪个先崩，说明她看的不只是路边热闹，是整条链子怎么断的。再往前一点，旧收费棚底下还停着一辆烂掉的送水三轮，桶身让太阳烤得发脆，手一碰就能掉皮。陈默没回头看，可他知道女人也看见了。这个年月，很多路都是从这种空桶开始坏掉的。快到老赵那片地界时，女人又开口：“你车上的水，不全是拿来卖的吧？”陈默握方向盘的手指收了一下。他没有转头，也没有问她凭什么这样说，只把车速提了点，碾过一段碎石。“到地方少说话。”他说，“老赵耳朵比命长。”

第004章_补给点

第004章 补给点 视角人物：林真 老赵的路边店原来是个加油站便利店，这一点从顶棚边缘残存的品牌漆还能看出来。如今油枪早让人拆去卖铁，落地玻璃拿木板封了半面，剩下那半面糊着灰，贴满换胎、收旧电池、出兑水票的纸条。卡车一停下，门口吊着的风铃晃了两下，发出一串发干的金属碰声。林真跟着陈默进门，鼻子里先钻进来一股塑料桶、劣质消毒片和陈年霉味混成的气息。货架上摆着颜色各异的水瓶，透明得很刺眼。她只扫一眼就知道里面多半有问题。真能喝的水不会这么干净，也不会每瓶颜色都一模一样。真正的净水放久了，瓶壁、标签、密封圈都会留下使用痕迹，假水才爱做出整齐模样。柜台后坐着个瘦高老头，头发像枯草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少了半边腿的眼镜。他先看陈默，再看林真，嘴角往上一提，像旧门轴勾了一下。“今天还捎人了？”“顺路。”陈默把一只空滤芯壳扔上柜

台，“换新的，再来两包干饼。”老赵接滤芯时掂了掂，脸色正了一点。“你这趟跑得远。南边那条桥是不是彻底废了？”“还能过小车。”陈默说，“大车再压两回就下去。”两人的对话听着平平，里面全是路况和价码。林真没插嘴，只在货架前慢慢走，像个单纯挑食的人。她看见角落有几个大塑料桶，上头贴着“二级净水”的旧标签，桶口封膜粗糙，边缘还有指甲抠过的痕迹。旁边一只小铁盆里泡着净水片和空安瓿瓶，说明老赵卖水，也自己配水。门口角落蹲着个七八岁的男孩，抱着一只空白壶，眼神盯着柜台底下那几瓶真水不放，却不敢开口。老赵像没看见，等陈默掏出一小卷铜丝换账时，才顺手从柜台底下摸出半瓶旧装净水，往男孩怀里一塞，嘴里还骂：“看什么看，拿了赶紧滚。”男孩抱着水跑得飞快，连谢都不敢说。林真看着这一幕，明白这里的规矩不是善，而是大家都怕把最后一点脸也活丢了。“别碰蓝标签那排。”老赵忽然冲她说，“喝不死人，肚子疼两天总跑不了。真要买，买柜台底下的。”林真转头看他。老赵推了推眼镜，像是在随口提醒一个陌生女人，又像是借这句话给陈默卖个面子。陈默没表态，只低头看柜台边那块旧地图，指节轻轻点了点北面的叉路口。林真走过去，拿起一盒旧电池，又像不经意那样问：“这条路上搭车的人多吗？”“去北边的多，能走到北边的少。”老赵说，“有些是听了新家园的风，有些是被赶出来，路上再被人扒一层。命硬的到了下个点，命薄的就挂在牌子底下晒。”他说完，眼神在她脸上停了一瞬，像是看出她不是单纯听热闹。林真接住这个目光，没躲。她在管理局做稽查这些年，见过太多这种靠眼力吃饭的人。你要从他们嘴里听真话，先得让他们知道你不是来装大爷的。柜台旁的墙上贴满旧单据、路引和通告，其中一张纸边缘卷起，盖着半个红章。林真抬手把纸角按平，看清上头写的是：严防冒充水源稽查员实施拦车、敲诈、骗取配给证件。下面附了两张模糊素描像，画得都像别人，又都像谁都不是。她指尖在纸面停了一下。最近几周她一路追线，确实听过有人套着管理局的旧马甲抢水，连稽查队本身的名声都让这些拖坏了。真稽查和假稽查混在一起，路上的人见了灰制服，先想的不是配合，是该不该拔刀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聚点已经分不清自己恨的是谁。有人骂假稽查抢水，有人骂真稽查封井，也有人干脆把一切穿灰衣服的人都当成同一类东西。林真以前站在制度那边看这些，只觉得基层配合差；现在站在满墙通告前，她才真切摸到那层互相不信任有多厚。“你这朋友不错。”老赵忽然对她说，声音压低了些，“这条路上，卖干净水的人比说实话的人都少。”林真回头看陈默。他正弯腰检查一包干饼的封口，神情没什么变化，像根本没听见。可她知道，这种评价在路上比证件更难得。一个能在假水堆里保住自己口碑的人，要么背景硬，要么心里还留着秤。临出门时，她又看了那张通告一眼。纸角被风吹得轻颤，红章残缺，像一块快脱落的旧伤疤。她忽然明白，自己这趟调查要查的恐怕不只是一个人，还有一整条正在腐烂的秩序。

第005章_劫匪

第005章 劫匪 视角人物：陈默 离开老赵的店不到四十公里，路上的风就变了。不是凉下来，是沙子里那股刮脸的劲多了层躁气，连地平线都灰得发脏。陈默把车开上一段抬高的旧高架辅路，远远就看见前面横着两辆烧废的皮卡，车壳架在一起，底下塞了铁桶和碎轮胎，像临时拼出来的闸门。“前面有卡。”副驾驶上的女人说。“我看得见。”陈默没减太多速，只把手挪到方向盘下方的短刀边。像这种拦法，不是抢急货，就是收过路费。高架右边断了一截，下面全是混凝土碎块和扭成麻花的护栏，人

和车都绕不开，只能从正面过去。刀疤会挑地方，这也是他能在这段路上活到今天的原因。果然，闸门后头晃出几个人。领头那个脸左边从眉骨到嘴角拖着一道旧疤，晒得发亮，正是刀疤。他没端枪，手里拎着一根截短的钢管，身后的人却都把家伙半举不举地压着，枪口朝下，离抬起来只差一个念头。陈默把车停在十来米外，发动机不熄，车门也不全开。他一脚踩地，另一脚还留在踏板上，冲刀疤抬了抬下巴：“今天怎么又涨规矩了？” “不是涨规矩，是活不下去。”刀疤走近，先瞟车，再看陈默的脸，“南边两个聚点都断了配给，兄弟们连嘴皮子都起血口。你跑这条线，总得懂点人情。” “懂人情的人，不拿枪堵路。” “不堵路，连枪都养不起。”刀疤笑了一下，笑意没进眼里，“一车过路，三十升。你是熟人，我收二十。”二十升已经不是过路费，是割肉。陈默没吭声，心里先把这段距离和油耗算了一遍。车上能拿出来应急的三级水有一部分，但真把口子开大，后头几个小点就得有人断顿。刀疤像也知道这一点，站得不急，摆明了要磨。“你左边护栏下趴着一个，右边报废车后还有两个。”女人在副驾驶里低声说，语气平得像在念路标，“右边那个拿的是锯短的猎枪，离油箱近。”陈默眼角没动，后背先凉了一层。她不是瞎猜，她把埋伏点都说中了。刀疤这帮人最爱拿明面几张脸谈，暗处再塞两个人防你冲卡。普通路人哪怕看见，也说不出谁离油箱近。刀疤见他不接价，往车边凑了半步，手掌拍了拍车门：“别跟我耗。最近真稽查、假稽查轮着上路，你这口子要是让别人盯上，连二十升都省不下。”陈默抬眼看他：“谁盯上我，你帮我挡？” “我能替你拦一回，不替你拦一辈子。”空气在两人中间绷得发响。车头上的热气往上卷，刀疤的人站在晒白的路面上，影子短得像被砍过。陈默忽然把车门拉开大一点，冲副驾驶那边说：“把我脚边那两袋扔下来。”女人没问，弯腰拽出两个折叠水袋。袋身发灰，看着不值钱，分量却实在。陈默接住，扔到刀疤脚边。“三级水，够你的人顶两天。再给你两片净水片。多一口没有。”刀疤没弯腰，身后一个年轻人先冲上来拎袋口，拧开闻了一下，脸色松了点。那水不算好，但是真的。刀疤盯着陈默，又看了看驾驶室里的女人，眼神里掠过一丝揣测。“你今天带的这个，比你以前那些搬货的顺手。” “捎路的。”陈默说。“捎路的还能一眼看出我埋几个人？”刀疤笑了，嘴角的旧疤跟着扯开，“老陈，你这回带了个懂行的。”他身后一个年轻人显然还不死心，提着枪托朝车尾绕了半步，像想看看帆布底下是不是还有更值钱的东西。林真隔着车窗忽然抬声：“你再往后站一点。你脚边那块油渍是新漏的，真踩滑了，枪先摔响。”年轻人下意识低头，动作立刻顿住。刀疤骂了句脏话，把人喝回去，眼神里那点试探也收了。陈默没接，只把手搭在车门边，像随时能抬起来砸人。刀疤也没真想翻脸。他现在最缺的是水，不是尸体。僵了几秒，他终于朝后摆手，让人把障碍拖开半辆车宽的口。陈默上车前，刀疤又补了一句：“北边最近查得凶。听说管理局派了真稽查下来，还说什么在追一条干净水线。你这种老跑手，夜里最好睁着眼睡。”卡车从狭窄缺口挤过去时，陈默能感觉到右边暗处那支猎枪还在跟着车身走。他没转头，只把方向盘攥得更紧。等后视镜里那道路障缩成一块黑疤，他才听见副驾驶上传来衣料轻响。“你知道他们不会真开枪？”他问。“知道。”女人望着前路，“他们更想活着收下一辆车的钱。”陈默侧头看了她一眼。她脸上全是尘，嗓子也干，可说这话时没有半点侥幸。像这种判断，不是听故事能听来的，得从真枪口前走过才会长在骨头里。

第006章_水箱的秘密

第006章 水箱的秘密 视角人物：林真 那天夜里他们停在一座废弃超限检测站后面。院墙塌了半截，地上全是碎玻璃和旧轮胎，风从空荡荡的岗亭里穿过去，带着纸屑打旋。陈默把车倒进一排混凝土墩后，正好挡住主路方向的视线，又把一张旧帆布盖在前挡风玻璃上，才算睡前布置完。他睡觉不脱靴，只把座椅往后压了一格，右手搭在腰侧，手指离刀柄不到半掌远。这是路上人的睡法，醒来时不用找东西。林真坐在副驾驶，闭着眼听了很久，等到他的呼吸沉下来，才一点点挪开安全带。她没开大灯，只用指缝扣着一支细电筒，让光线贴着自己掌心漏出去。先看车门储物格，再看中控后头的空隙，最后滑到后排工具箱。陈默把能露在明面的东西摆得都很普通：撬棍、补胎胶、备用皮带、两本路册、几个装螺丝的小铁盒。普通得过分，像特意给别人看。真正的答案在车外。林真轻轻推门下地，鞋底踩到碎玻璃时先用脚尖滚了一下，没让它响。夜风很热，热里又夹着一股积灰和旧油的味道。她绕到车侧，蹲下去照底盘。焊缝、吊耳、管线走势，和她白天估的差不多。主水箱并没有占满原本能容纳的空间，底部加了一层夹板，里面该还有暗格。她拿出一根薄金属尺，从排水口试着探进去，碰到内壁后又滑了小半截，说明里头确实做了隔断。这样的改法不算高明，但足够骗过一般路检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代表陈默在主动少装。如今一升水都能换人半条命，谁会嫌自己水拉得少？除非他把省下的部分用在了别的地方。林真收起尺，正准备回车里，余光扫到副驾驶座下压着一角纸。她顿了顿，还是伸手把纸抽了出来。那不是账本，只是一张照片，边缘卷曲，塑封早开了口。照片里年轻些的陈默站在一辆还没改装过的旧货车边，肩头靠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。女孩手里举着一个铝水壶，笑得眼睛发亮，脸让太阳晒得通红。林真一时没动。她见过太多被查对象的私人物件，金表、枪、配给证、欠条，哪一样都能说明利益和背景。这张照片不一样，它说明有个活生生的人曾经站在陈默身边，而那个人现在不在了。路上还保留孩子照片的人，要么早该把自己烧空了，要么还有一块地方一直没舍得埋。她把照片翻过去，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歪字：陈禾第一次自己找到水。字迹很稚，尾巴上还拖着一滴被抹开的蓝印。林真盯着“找到水”三个字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顶了一下。她追这条线追了这么久，从样水、路线、交易对象一路倒推，以为尽头会是一伙藏水的老狐狸，没想到先碰到一个孩子的名字。座位更深处还有个铝水壶。她把它拿出来，壶身轻得几乎没分量，上头贴过的卡通图案磨白了大半，侧面刻着一行很浅的竖痕，不是装饰，是一段一段年份和身高。最上面停在“大旱三年”。再往后没有了。林真喉咙发紧，却没让情绪占太久。她把水壶口拧开，里面空着，只剩一点金属凉味。壶底压着一小片折纸，展开后是几处地貌的简笔画，山脊、河湾、两棵歪树，还有一个圈起来的叉号，旁边写着：泥是凉的。字比照片后头那行更稚，像孩子怕忘，匆忙记下来的。这已经不只是秘密运水。陈默守着的，是一段私人来历，是一个死去孩子给世界留下的坐标。林真半蹲在黑暗里，忽然明白自己手上抓到的不是证据，而是一把会割开人的线。她只要继续往前拉，就能把整件事拉到天光下；可天光底下等着的，未必是公正。她又想起这一路收集到的那些样水报告。几处聚点的矿物成分几乎一样，说明取水点很稳；细菌指标却有细小差别，说明陈默不是把水囤起来大批售卖，而是频繁转运、频繁分装。这样的路线不像垄断，更像维持。林真本来该为此高兴，因为线索清楚了；可线索越清楚，她越难把陈默放进过去那些囤水者的框里。驾驶室里传来一声轻响，像有人在梦里换了个姿势。林真立刻把照片、折纸和水壶原样放回去，连角度都尽量摆成刚才那样。她回到座位上，扣好安全带，心跳撞得肋骨发酸。车外的风还在吹，吹得岗

亭门板一下下磕墙。她靠着椅背望向前方漆黑的挡风玻璃，第一次觉得自己追查的目标，可能不是该被直接归进案卷的人。

第007章_沙尘暴

第007章 沙尘暴 视角人物：陈默 第二天一早，天色就不对。太阳还没升高，远处的光已经发白，像有人拿石灰把半边天擦了一遍。路边原本匍匐着的蒿草全往一个方向倒，电线杆顶端拉出尖细的呜声。陈默看了一眼风向，又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嘴里骂了句脏的：“来得真会挑时候。”“沙暴？”林真问。“不是小的。”他把车往前提速。前方二十多公里有个废收费站，后头连着旧养护房，墙体厚，门窗小，要是赶得上还能避一避。真让风墙在路上追上，车能不能留住全看命。最怕的是细沙钻进进气口和水泵接口，车一熄火，人在外头站不了半小时。风起得比他算的还快。先是路面爬起一层薄沙，像有无数条蛇贴地往前冲，接着远处地平线上拱起一堵发黄的墙，墙头翻卷着更深的灰。陈默把围巾拉到鼻梁上，手背上全是汗。卡车冲过一个下陷路段时，车身猛地一颠，副驾驶上的林真一把抓住顶棚扶手，另一只手却把他脚边的工具包稳稳压住，没让它砸到踏板。“前面右侧有楼！”她喊。“看见了。”收费站的牌子已经让风打得只剩半截，门洞里堆着废栏杆和碎玻璃。陈默一脚把车甩进去，几乎擦着水泥柱停住。两人下车时风还没完全扑到，空气里已经全是沙粒，打在脸上像砂纸。陈默顾不上腿疼，先冲去把帆布扯下来盖住车头进气口，又把水管接口外面的保护盖拧紧。林真没等他开口，已经钻到车尾，把松动的绑带全部收紧。第一波风砸上来的时候，整座收费站都震了一下。两人合力把养护房铁门拉上，又拖来废轮胎和断桌腿顶死门缝。窗户上没玻璃，只剩钢筋框，林真抓起地上的旧广告布塞进去，再用锈铁丝绞紧。陈默去堵另一扇窗，风从缝里钻进来，沙子打在脖子上，像火星落皮。等最后一块木板顶住，外面的天已经看不见颜色。风声不是呼啸，是整片沙地在嚼东西，沉闷又发狠。房里暗下来，只剩一条从门缝里漏进来的黄光。陈默坐到墙边，右腿一抽一抽地疼，像旧伤里也灌进了沙。林真拧开自己的水壶，递过来：“抿一口，别大口喝。”陈默看了她一眼，接过来，只沾湿嘴唇又递回去。“你留着。”“我还有。”这不是客气话。她包里确实还剩一点，但不会多。陈默把水壶放到两人中间，没再争。外头风一阵接一阵地砸墙，房梁上落灰，像有人在屋顶筛面。这样的时刻，沉默最省力，也最容易把人逼回自己心里的旧地方。“以前她最爱看天气图。”陈默忽然开口，声音让风压得发闷。林真没接问，只把背靠在另一侧墙上，等他说。“我女儿。”陈默盯着对面门板上的裂纹，“上学那会儿，别人记明星海报，她记地图、岩层和河道。大旱第二年，学校早停了，她还抱着一本旧地理书到处翻，说地下的水不会跟人一块跑光，只是藏得更深。后来我跑车带她去过几回郊外，她蹲在干河边摸泥，拿根铁钎往地里戳，跟捡宝一样。”“她还会把每次摸到的泥装在罐头瓶里。”陈默又说，“回去摆一排，拿手电从底下照，说颜色不一样，脾气也不一样。我那时候只当她是小孩玩劲大，没想到她真能从一地烂土里挑出活路。”风里传来一阵长长的金属摩擦声，像外头有什么东西被吹着拖过去。陈默停了停，喉结滚一下，继续说：“她找到那地方的时候，鞋都让盐碱地咬白了。非说那片泥比别处凉。我起初不信，挖了半天，底下真渗出水来。水不大，可干净。她拿这壶装了第一口，举得老高，觉得自己给全世界挖了条命。”房里静了几秒，只剩风。林真低声问：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她病

了。”陈默说得很平，像在报一个已经走完流程的修车单子，“第三年夏天，热病，肾先扛不住。药换不到，水也留不住人。”林真没说安慰的话。她只是把那只旧水壶从副驾驶那边拿过来，轻轻放到陈默手边。这个动作让陈默的肩背僵了一下，又慢慢松开。人活到这时候，很多话都没用，能把一个旧物件递得稳一点，已经算给了分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风势总算开始往下落。两人一起顶开门，外头世界像刚被翻过一遍。收费站外堆起半人高的沙，卡车半边轮胎都埋住了。陈默走出去几步，脚下一沉，踩到一片比周围更扎实的地。他低头拨开浮沙，露出底下一层深色泥面。那泥没有完全干透，手背贴上去，能感觉到一股藏着的凉意。

第008章_湿润的泥土

第008章 湿润的泥土 视角人物：林真 风停后的世界总带着一种假象，像一切都被重新摆正了。可林真蹲在那片深色泥面前，只看了两眼，就知道这不是风从别处卷来的湿土。沙尘暴能搬动表层细沙，搬不来这种压在下面的潮气。她拿出折叠刀，沿着泥边划开薄壳，下面颜色更深，还带一点粘性。“别乱挖。”陈默站在旁边说。“我知道轻重。”林真把刀背收回去，改用手指捻了一点泥，在鼻尖下闻。没有腐味，也没有下水道那种臭盐气，说明不是旧管网渗漏。她又把泥抹在指腹上搓开，颗粒细，夹着很少量的白砂，像是从更深处顶上来的。这个地方离旧河道不近，却在收费站废墟边出现凉泥，只能说明地下有一段还活着的裂隙。她起身沿着周围走了一圈。墙角下的砖缝颜色更暗，几株细草从塌墙阴面探出来，叶尖焦黄，根却没死透。再往西十几步，地面有一道不太显眼的沉陷，像底下有空腔。她以前跟着做野外勘测的人跑过点位，知道这种迹象串在一起意味着什么。这里附近，八成有水。林真回头看陈默。他没露出意外神色，也没有像一般秘密被人碰到那样立刻驱赶她。他只是站在风后面的光里，脸被沙子磨得更硬，眼神沉得很。这个反应比承认更接近承认。“你知道。”林真说。陈默没答。“不是今天才知道，也不是刚巧路过。”她往前走了半步，“你这条线绕来绕去，不光是躲人。你是在围着几个点跑。老赵、南边那座废诊所、桥下的旧井台，还有这儿。你没把水全拉去卖，是在喂一串活口。”陈默看着她，唇边绷出一道很浅的线。“你查得挺细。”“我吃这口饭。”这句话落地后，两个人之间只剩风吹过沙堆的细响。林真知道，再往前追一句，对方大概率会彻底关上门。可她也知道，自己已经走到门槛上了，退回去也不可能把刚才看见的东西装作没看见。“你的水从哪来？”她问。陈默弯腰，从地上捡起一截埋了一半的旧管子，用它拨开泥面上新堆的沙。“你在车上看过什么？”林真心里一紧，脸上没露。“够我知道你不是普通水贩。”“还有呢？”“照片，水壶，折纸。”她没有再遮掩，“背面的字我也看了。”陈默手里的旧管子顿住。风把他衬衫后摆吹起来，露出腰侧那把旧刀的木柄。林真以为他会发火，至少会把她赶回车上，结果他只是把管子扔开，转身看向收费站外那片被风磨平的空地，像在找一个合适的落点。“她叫陈禾。”他说。林真没出声。“书看得比我多，路也比我会认。”陈默声音很低，却不虚，“大旱第三年，我带她跑郊外，她说这片地不对。别处的土烫脚，这里底下发凉。她拿铁钎戳了七八个点，最后在一块盐皮边上挖出水来。不是井，也不是老管道漏水，是地下断层口。出水不大，但稳。”林真心口像被什么拧了一下。她追查这么久的非法水源，原来起点是一双孩子的手。她本该立刻追问坐标、流量、周边路线，脑子里也确实能列出一串标准问题，可

那些问题在这一刻全变得锋利，像一问出口，就要把那个早死的名字再切开一遍。“你一直守着？”她问。“不是守。”陈默说，“是拿它跑。大地方我供不起，也不想供。水点一旦露出去，来的人比水快。管理局、护水队、刀疤这种收路钱的，全会围过去。到时候第一个死的不是抢水的人，是原本靠它活着的小点。”他说这些时没有激愤，只有一股磨出来的确定。林真太熟悉这种确定了。她在管理局也见过另一种版本：档案上把某处水源划成保护区，纸一盖章，几天内车队、护卫、配额贩子、假稽查全跟过去，最后留下的往往是一片空地和一串伤亡数。制度不是没道理，只是它落地的地方，常常比纸上窄得多。“所以你女儿找到的，不只是水。”林真低声说。陈默看向那片泥，喉结动了一下。“是她留给这个世上最后一件还能用的东西。”林真没有再追问坐标。她知道自己已经听到最重要的部分。真正让人难办的，从来不是秘密本身，而是秘密后头连着的人命。她想起哥哥死的那年，也是因为一处没登记的小水点。两拨人都说自己在替更多人守水，最后子弹先落在抢桶的人身上。林真后来进管理局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想再看见这种事重来。可现在站在湿泥边，她第一次发现，制度和私人并不是两条干净分开的线，中间还夹着许多被地图漏掉的人。

第009章_稽查队

第009章 稽查队 视角人物：陈默 从废收费站出来以后，陈默没再往那片湿泥多看一眼。知道和承认不是一回事，承认和让别人带走又是另一回事。车重新上路，风里还残着沙尘暴过后的土腥味，前挡风玻璃怎么擦都留一层细细的毛痕。林真坐在旁边，也没继续追问。两人像各自守着一把刀，谁都没先拔。快到下午时，前方路面上出现了新车辙，还是成队的。不是刀疤那种乱七八糟的压痕，而是统一轮距、统一间隔，连停车时轮胎拧出的角度都差不多。陈默皱了皱眉，把车速慢下来。再往前几百米，路边一块倒伏的路牌被人重新扶起，上头喷了个新箭头，指向右侧辅路。“别走主线。”林真忽然说。陈默转头看她。“那不是给过路人看的，是给车队分流的标记。”她盯着前面，语速很快，“真稽查做临检时，会先把车导进开阔地，好围住采样。主线前面多半有拦车钉和便携式水检台。”陈默没问她怎么知道，先一把往右打轮。卡车冲下辅路，碾过一片碎砖地，钻进一条被废仓库和土坡夹住的旧维修道。刚拐进去，主线那边就传来金属敲击声，接着是扩音喇叭失真的喊话，字句听不清，命令味很足。维修道尽头有个半塌的涵洞，外头堆着旧水泥管。陈默把车倒进阴影里，拉下帆布，又把车尾贴着塌墙摆，尽量让侧面轮廓跟废料混成一片。林真已经下车，先把几道明显的新轮印用树枝和破布扫乱，再把一块掉漆的限高牌横拖过来，挡在道口边上，像这里早就没人来过。“他们会不会搜进来？”陈默低声问。“如果主线查到异常，会。”林真蹲在涵洞口朝外看，神情比在刀疤那儿还专注，“但第一轮不会。他们先查车证、再测样水、再敲箱体，看有没有夹层。真要迫人，会让两个人包后，其他人在明处压。”她说完这句，像也意识到自己露得太多，嘴唇抿紧了一瞬。可主线那边已经传来砸箱体的闷响，没时间让谁装糊涂。陈默隔着车窗看见一辆运水皮卡被逼停，司机蹲在地上举着双手，旁边灰制服拿采样枪抽走半瓶水，动作熟得像流水线。这样的检查不像临时起意，更像他们已经沿着什么痕迹追了很久。陈默听着这套流程，心里的火一点点往上顶。她说得太顺，顺得像念过无数遍。不是道听途说，是做过、看过、甚至亲手指挥过，才会把顺序咬得这么准。主线方向传来短促哨音，又有发动机空转的轰

鸣。有人在喊：“下一辆开门，所有容器下地，证件拿手里！”声音被风切断一半，剩下那一半照样带硬茬。陈默透过涵洞裂口，看见两名灰制服站在太阳底下，一个拿采样枪，一个拎记录板，背后还有一辆贴着管理局旧标志的水检车。他突然想起老赵店里那张“防冒充稽查员”的通告。假货能穿旧马甲，真货也还是这副让人先摸刀的样子。路上的秩序早烂得混了色，区别只在于谁手里的章更真。“等会儿要是真摸过来，从左边塌墙出去。”林真压低声音，“那里有条排水槽，能通到后面盐沟。别往高处跑，他们会先占高点。”陈默盯着她侧脸。她的额发全让汗黏在皮肤上，眼睛却稳，连听喇叭间隔时都像在数秒。这不是一个搭便车的女人该有的本事。他忽然觉得，过去几天里那些看似偶然的判断，全在这一刻接上了头。外头有脚步踩进碎石道，离他们不远。陈默手摸到刀柄，林真却先抬手，示意别动。那脚步走到道口停了停，有人朝里照了下灯。林真立刻抓起一块石头，往涵洞深处另一边扔去。石头撞到废铁，发出一串响。外头那人骂了句，手电追着声音晃过去，片刻后又退了。紧接着，主线上传来无线电断断续续的回声：“南段样水点三、四、七一致……继续找中型车，旧灰门板，可能改装。”陈默听见“改装”两个字，后槽牙一下咬紧。那不是大范围撒网，而是已经追到自己身上来了。若不是身边这个女人半路上车，他可能还得晚一阵才知道这张网收得有多近。等脚步彻底远了，陈默才把攥得发麻的手松开。太阳在洞外一点点斜过去，主线的检查还没散。两个人蜷在闷热阴影里，谁也没说话，只有发动机余热从车头往外慢慢散，像一头受伤后压着气的兽。傍晚时临检车队总算撤走。陈默钻出涵洞，先看了一眼主线留下的轮痕，再看向林真。“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？”他说。林真没答。陈默把刀从鞘里抽出半寸，刀身映着晚光，窄窄一线冷色。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第010章_真相

第010章 真相 视角人物：林真 陈默问出那句话以后，没有立刻逼她回答。他把刀重新按回去，像把最后一点耐性也一起压进了鞘里，然后上车继续往北开。车里一路都很安静，只剩发动机和轮胎碾过盐壳路面的碎响。林真知道，这种安静比发火更难熬。发火还算给你一个出口，沉着脸往前开，说明对方在等你自己把门推开。傍晚前，地势开始变平，远处地面反出大片刺眼白光。传言里那个“北方新家园”就在这片方向上。一路上有太多人提过这个名字，像提一个能把苦日子隔断的地方：有井、有粮、有围墙，还有管配给的人。林真以前不信，也没空信，她来北边是为了任务。现在任务走到了尽头，她反而得先把自己的假身份拆掉。“我叫林真。”她望着前挡风玻璃上的盐痕说，“水源管理局稽查三队。化名小路，是因为这条线只认过路人，不认带证的。”陈默握方向盘的手没有抖，只把指节攥白了些。“我猜到了。”“局里追这条线快两个月了。”林真继续说，“南段几个聚点陆续出现一批很干净的二级水，水样矿物比例接近，消毒残留稳定，不像东拼西凑的旧库存。可账面上没有对应配给，也没有登记水点。我们怀疑有人掌着一处地下水源，绕开管理局私运。”“所以你上了我的车。”“对。”林真没有回避，“一开始我以为你背后是团伙，或者哪个大聚点的黑线。直到我看见老赵怎么提你，看见你宁可拿三级水交路费，也不肯拆主货；直到我在你车上看见那张照片。”陈默沉默了一阵，车开上一个缓坡，眼前整片盐地一下铺开。白得发硬的地面上立着半截水塔骨架，几排钢筋混凝土房只浇了框，墙皮全让风啃掉，远处一面宣传布吊在倒塌围网间，布上还剩几个大字：集中安置。再远

一点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人烟，没有井队，没有传言里的新家园。“这就是北方。”陈默说。林真胸口发沉。她见过荒地，也见过失败的配给点，可眼前这片盐碱地还是让她有种被人迎面扇了一巴掌的感觉。那些一路往北走的人，走到这里才会明白，传言不是路标，是把人骗到死角里的绳子。陈默把车停在废水塔下，熄火，下车。风穿过钢架，发出空洞的鸣响。林真跟着下去，鞋底踩在盐壳上，发出轻脆的碎裂声。两人隔着车头站了一会儿，谁都没有往那几间半截房子里走，那里已经说明完一切。“现在你知道了。”陈默先开口，“要抓就抓，要报就报。”林真抬头看他：“我还想听你的。”陈默看了她两秒，像在判断这句话还能不能信。最后他从车门里拿出那只旧水壶，放在车头上，手掌压着壶口。“陈禾找到那处水点时，十二岁。她说地下的水不像地上的人，没那么会骗。后来她死了，我把点位守下来，不是想发财。真想发财，我就不会让车箱缩容，也不会把水拆给那些换不起高价的人。”他朝南边抬了抬下巴，像在点一串她见过或没见过的小地方。“桥下有个祖孙俩守着旧锅炉房，废诊所里还有三个人靠我送的水洗纱布，老赵店后头那口桶里常年得留一袋，不然他卖假水卖得更狠。你们局里按表分，分得到大点，分不到路边这些快掉出地图的人。我这条线不干净，可它一直有人靠着活。”林真听着，脑子里那些培训时背过的条例一条条翻出来，又一条条落回去。她没法说陈默做得全对。地下水点一旦长期由个人掌握，本身就有风险，今天他肯让，明天别人也能拿“我在救人”做遮羞布。可她同样没法把眼前这一切简化成一句“非法取水”。如果她上报，这片盐地不会变成新家园，南边那些小点也不会因为程序正确就立刻有水。“你车上少掉的那部分水，”她问，“都送出去了？”“大半送了，剩下的拿来换滤芯、药和油。”陈默说，“我没高尚到白跑命。”这句话倒让林真心里松了一点。一个把自己说成圣人的人最危险，陈默不是。他只是把底线划在一处很窄、很硬的位置，然后死撑着不让它塌。风从盐地尽头吹过来，把宣传布掀起半截，布背面一片空白。林真望着那片空白，忽然明白自己一路追来的两个东西在这里同时碎了。北方新家园是假的，制度能兜住这条路的想法也没比它真多少。她很久没这样被一个现场堵得说不出话。以前做稽查，最怕的是证据不够；到了这里她才知道，证据太够也会让人难受。因为你一旦看清所有东西是怎么连在一起的，就再也无法把谁轻飘飘地归成一个词。“北方到了。”她说。陈默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嗓音发冷：“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盐碱地。”

第011章_新家园不存在

第011章 新家园不存在 视角人物：陈默 / 林真 陈默 盐地上的风没遮没拦，吹一会儿就能把嘴唇吹裂。陈默绕着那几间半截工棚走了一圈，地上还散着早年施工留下的空水泥袋和锈钢筋，墙面上有炭笔写过的名字，时间久了，只剩几个发灰的偏旁。有人来过，有人住过，也有人等过。最后什么都没留下，连一口能骗人的井都没有。他不信什么新家园，却知道这传言为什么能活这么久。人要是不信北边还有地方收入，就只能信自己会死在路上。跟死比起来，谎话反倒像个能撑几天的馍。陈默站在空水塔下，想起这些年路边见过的那些人，有的背孩子，有的推桶，有的连鞋都磨穿了，还在问北边是不是快到了。他从没回答过，因为他也没来过，只知道每个人都得给自己找个往前走的理由。林真 工棚最里侧挂着一块褪色的旧牌，边角卷了，依稀还能认出“北部安置试点”几个字，底下是她熟悉的部门印

样。不是现在的管理局，也不是完全无关的机构，是很多年前的旧系统。林真盯着那块牌子，指尖一点点发凉。原来这场谎不是纯民间编出来的，起头的人可能真想做成什么，后来项目死了，字还留在墙上，被一拨拨绝望的人捡起来，当成灯。牌子下面还钉着一张发脆的配额表，字早褪了，只剩几列人数和空白格。林真把纸按平，看见最下头盖过一次作废章，又被风沙磨掉一半。她脑子里浮起管理局库房里那些成箱的旧档案，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死的：方案写得齐整，现场却先一步塌了，留下来的只有章和传言。后来的人捡到这点残渣，就会把它们继续讲成希望。她在牌子下站了很久，直到风把布条抽到她手背上。她忽然明白，自己如果把陈默那处水点交回去，最后也未必是回到秩序手里。更大的可能，是另一块牌子又立起来，另一个配额表又挂出来，再有一拨人围着水源厮打，最后让真正需要水的人继续排在最外层。

陈默 天快黑时，陈默把车上剩的半袋干饼拆开，掰成两份，一份递给林真。她接了，没说谢。他也没指望她说。到了这一步，客气已经没什么用，反倒像在给彼此找台阶。两人坐在水塔阴影边上吃东西，远处盐壳让余晖照得发亮，像一整片烂掉的鱼鳞。他吃着干饼，眼睛却一直在看那几排半截房。有人曾在窗洞里挂过布，墙角还有烧火的黑痕，说明这里短暂住过人。陈默想，这地方当年若真成了，说不定能收下不少路上走散的人。可世上的事最怕差一点，井差一点出水，墙差一点立住，人差一点赶到，最后就都成了笑话。

“你回去怎么交差？”陈默问。林真嚼了两口，才开口：“可以写没找到稳定水源，只追到一条流动样水线，北边安置点也废了。”

“你上头信？”

“未必。”林真说，“但信不信，是他们的事。”

陈默看了她一眼。她这话不像赌气，更像已经在心里把后果排过一遍。路上跑久了的人都知道，有些决定做下去，不是因为自己把握十足，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能看得过去的选项。

林真 夜里起风前，林真借着整理装备，把手伸进包侧暗袋，摸到那枚指甲盖大小的追踪器。局里给每个外勤都配过，电量能撑十天，信号不稳时也会断续回传。她把它带出来，本来是为了防自己失联。现在她看着陈默蹲在车边检查轮胎，背影让风吹得很直，忽然知道这枚东西要用在别处。不上报，不等于她就能把整件事彻底按进土里。她见过太多“好人守水”的故事，结局常常被后来人接手写坏。她信陈默眼下这条线是在救人，可她也知道，若有一天这条线变味，或者有人顺着他把点摸出来，总得有个人还握着一根能追过去的线。她起身走到驾驶室旁边，借着给陈默递扳手的工夫，把追踪器悄悄按进他那本旧路册夹层。动作不大，像抖掉一粒砂。陈默接过扳手，低头看轮毂，没有察觉。做完这个动作后，林真站在原地没立刻走开。她明白自己留下的不只是后手，也是一个以后可能会把这条线重新拉紧的钩子。可如果连这点钩子都不留，她回去以后就只能靠嘴替陈默担保，那比谎更虚。她不信制度能解决一切，也不肯把判断全押在感情上，这大概就是她能给出的最靠近现实的让步。

“明天你往南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陈默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在前头岔口下车。”这句回答落在夜色里，轻得像一块盐壳裂开。林真把手收回袖口，指尖还残着金属边缘的凉意。她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两头都不干净的决定：没有举报，也没有彻底放手。可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能保住人的选择，本来就不会白得好看。

第012章_水往哪里流

第012章 水往哪里流 视角人物：陈默 第二天清早，盐地上的光来得很早，像有人提前把天擦亮了。陈默发动卡车时，林真已经坐回副驾驶，脸上还是那层晒得发干的平静，像昨夜什么都没说。两

人沿着来路往南开四十多公里，到一处岔开的旧省道口，她才让他停车。“从这儿往东，有管理局以前的巡线房。”她背起包，下车前停了一下，“南边那段桥，最近别在白天过。”陈默点了点头，没有问她怎么走，也没有说一路小心。路上人分别，多一句都容易显得多余。林真关上车门，退后两步，站在晨光和尘土里，还是像第一个白天那样给他留足观察空间。陈默看着她，忽然想到她当初站在路牌下时，那根本不是求救，是试探，是把自己放到一条线上，看他会不会停。他踩下油门，后视镜里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只剩路边一粒暗色的点。副驾驶空出来后，驾驶室显得更热，也更空。陈默伸手把脚边那只旧水壶拿起来，放到座位上。铝壶在颠簸里轻轻碰了一下门板，声音很轻，却把整辆车的空荡都敲出来了。往南的路比来时更难走。沙尘暴改了地形，旧车辙埋掉一半，刀疤那段设卡路口也换了位置。陈默绕过高架断口时，看见昨天那两只瘦狗还守在废服务区边，其中一只后腿瘸得更厉害。他把车靠过去，倒出一点水在铁皮凹槽里，狗低头去舔，鼻尖上全是灰。中午前他赶到桥下锅炉房。守在那里的祖孙俩听见车声就从阴影里钻出来，老人抱着一只旧塑料桶，孩子手里拎着洗得发白的纱布。陈默照旧不多说，只把水袋和两片净水片递过去。孩子接水时眼里发亮，想说什么，又让老人按住肩膀。这样的场面他见多了，越看越不愿意把那处水点变成地图上的坐标。下午又去了废诊所。门口的铁十字牌歪着，里头还剩三个人，一个胳膊烫伤，一个咳得厉害，一个负责把每次送来的水分到小瓶里。陈默卸下两袋水和一包干饼，换了点柴油和止痛片。离开时，诊所屋檐下晾着的绷带被风吹得轻晃，像几条快晒白的旗。再往前，还有一个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小棚点，住着四个替别人修车的人。陈默没进去，只把一袋水挂在门口钩子上，按了两下喇叭就走。后视镜里，有人掀开布帘冲出来，先看路，再把水抱进怀里。很多供给就是这样完成的，不留话，不留谢，省得哪天谁被抓住了，多出一句能指人的口供。这一路上，他脑子里总会冒出林真的声音。不是她坦白身份那会儿的硬，也不是她在刀疤面前报埋伏点时的稳，而是昨天夜里那句“信不信，是他们的事”。陈默不擅长想别人，也不爱给人找理由，可他知道，那个女人最后把刀收回了鞘里，没把他往死角里推。这在人和制度都发干的年头里，已经算重。傍晚时，他在老赵店后头补油。老赵拎着扳手出来，先往副驾驶看了看，又往后头道路上瞄一眼：“人呢？”“下车了。”老赵啧了一声，没多问，只把一包新滤芯扔到车厢里。“最近北边传闻歇了点，没人再成群往上蹿。倒是有管理局的车在外圈转，不像来抓人的，像在摸情况。”陈默嗯了一声，把账记在旧路册里。纸页有点鼓，他只当是受了潮，没多想。风从店后破墙吹进来，翻起页角又落下，像有人在背后用指头轻轻拨了一下。夜里重新上主路时，天边剩下一道烫红的线。陈默握着方向盘，右腿又开始发硬，可车头还是稳稳往前压。他知道那处水点迟早会暴露，今天不暴露，明年也可能暴露；他也知道自己没本事守一辈子，更没本事把这世界扳回正道。可只要车还能跑，他就还能把水送到那些没资格排进大表格的人手里。车开到一段高处时，他远远看见南边城廓浮在夜热里，像一排没灭掉的炭。那里头还有人守着空楼、守着停水的管道、守着早就没人兑现的通知。陈默以前觉得自己只是个跑车的，现在却越来越清楚，路上的每一趟来回都像在给这堆快散架的东西续一口气。气很薄，续不了多久，但断在自己手里和断在别人手里，到底还是两回事。同一时刻，北部水源管理局一间还亮着灯的办公室里，旧接收器忽然跳了一下，屏幕上弹出一个断续移动的坐标。值夜的人盯着那串信号看了片刻，拿起电话，又慢慢放下。他把坐标抄进本子，合上盖板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国道在夜色里继续往前伸。副驾驶上放着女儿的旧水壶，壶身撞着座椅边缘，隔一阵响一声。车灯照出去的地方，全是干涸、破碎和还没熄掉的尘。水不够所有人喝，可陈默还在跑。